

国企干部

张军◎著

演绎国企改革的历史变迁
展现改革人物的起伏命运
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
揭示人性本质的善恶美丑

新华出版社

国企干部

张军◎著

演绎国企改制的历史变迁
展现改革人物的起伏命运
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
揭示人性本质的善恶美丑

新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企干部/张军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9. 6
ISBN 978 - 7 - 5011 - 8799 - 7

I. 国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3088 号

国企干部

责任编辑: 原兴伟

封面设计: 北方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27

字 数: 64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9 年 6 月河北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1 - 8799 - 7

定 价: 36.00 元

第一章

①

社会处于大的变迁中，往往从人们的衣着服饰上就能窥出所以然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，正宗一统的男式中山装、女式小翻领面临来自西装的挑战。举足轻重的人们穿戴上新行头，给人的感觉是在表现开放改革的意义。而普通人换上这身新打扮，咋看咋觉得不伦不类。

一件服饰的更换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其他的变化呢？

初春的北方城市，一片灰土蒙蒙，赶上刮风，更是昏天黑地。好在这里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，一直以来，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杂乱的居民区，孩子吵闹着闪向一边，“炸了，炸了”。

“咚”的一声，嘭爆米花的铁锅响了，在一片烟气中，白花花的爆米花流出锅。女人们早已忘了自己的那点矜持，撅着屁股，展开身体去遮挡住不怀好意的劲风，孩子们熟练地补充到她们的裆下，急不可耐地伸出黑乎乎的小手，抓一把爆米花，塞入嘴巴。

“急死呀！”一个女人叫嚷着。

“噢……”孩子们鼠窜而逃。忽然，一股恶风弥漫而至，肆虐地从女人失去屏障的档口冲进去，掀翻了盛爆米花的高粱算子，顺势又把它抛了出去。

“哎呀、呀……”女人的痛叫还没来得及释放，便被尘封了。

街巷拐角处，走来一位面色凝重的中年男人，他擦了把脸上的尘土，抖了抖风衣，在女人的惊乍中，拾起墙脚边翻扣着的簸箕。当女人接过失而复得的家财时，心里一阵热乎，“吃爆米花不？”

男人摇摇头，居然对女人发出的信号无动于衷，女人着实有些吃惊，这可是男多女少的地方。其他几个女人也凑过来，更让她们惊异的是男人风衣里的西服，这一定是个不寻常的男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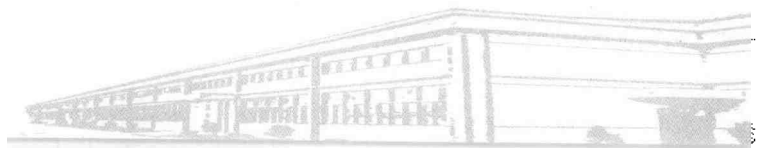
“谁家的？”一个女人问。

“是找人吧？”端簸箕的女人呆呆地说。

“不像，面熟。”

“那我咋没见过呢？”女人们的目光追踪着男人离去的身影，展开了想象。

中年男子其实就住在附近，他叫楚天浩，是正兴煤业局政研室的一名科长，刚刚递交了停薪留职申请，准备前往秀水市和同学一块创业。要去改革开放的南方城市了，所以穿戴了这么一身行装。他抄的是一条不常走的近道，为的是赶往机场的时间宽余些。



路口，一辆出租车颠簸着停下来。司机热情地拉开车门，“大哥，东西放后座，你坐前面吧。”

“后面就行。”

“俺是想着这路颠得慌，前面舒坦些，大哥要是不急，俺给你开慢点。”司机挺乖。

楚天浩没有吱声，他很清楚，赶往机场的时间绰绰有余，车子快两分慢两分都无所谓。他不想和司机多聊，一来生就的这种性情，干啥事说啥事，说完拉倒，没有必要那么多的铺垫和寒暄。二来他的心情确实有些乱，妻子是不同意他走的，觉得生活平平静静最好，再说他也不是在单位干不下去。领导和同事的说法也颇多，说他有野心、想挣钱，折腾得有点活不下了。可他楚天浩有自己的想法，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升迁，他想踏踏实实做些事情。

“大哥，太白大道修路呢，咱走集市吧。”司机嘴挺甜，“大哥，瞧你就是干大事的。”司机套近乎地说。

“我脸上没写吧。”楚天浩很冷淡。

“人都说，精干一顶帽，利索一双鞋，咱是猜的。”

楚天浩没有回答，他在考虑自己的事情。

集市上，小摊小贩吆喝叫卖，各种农用车横七竖八停在周围。出租车似乎进了一座大阵，拐来拐去。司机探头紧着招呼，“大哥、大嫂，给咱挪挪，要登飞机嘞。”

“登飞机咋的？俺还夹着泡尿呢。”红脸汉子根本不把司机放在眼里。

“哥，咱实在是有事嘞。”司机不敢较劲，满脸赔笑。

“抄近道，还嫌路窄，啥便宜还想占嘞。”

“哥，咱记你的好。”司机点头哈腰的样儿让两个贼眉鼠眼的年轻后生看到了，两人嘀咕了几句，散开了。

出租车总算驶出集市，司机轰起油门，提速变道。忽然，一辆自行车从侧面蹿出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人车摔倒在出租车前。

司机一个急刹车，慌忙跳下车。摔倒的人抱着腿躺在路当中，痛苦地喊叫。

“小子，撞人了。”一后生从后面一拍司机的膀子，恶狠狠地说。

“师傅，撞哪嘞？你醒醒，可不敢吓咱嘞？”司机吓傻了。

有人拍打车窗，楚天浩打了个激灵，这才意识到车子发生的事情。

“王八羔子，把人撞成这样，拿钱吧。”后生看司机哆哆嗦嗦从口袋抓出一把零钱，不干了，“妈的，我兄弟撞成这个样了，就拿这几个臭钱。”说着，举拳要打。

“兄弟，看病要紧。钱，这有。”楚天浩眼疾手快，抓住对方的胳膊。他伸手去摸上衣口袋，这时，才想起自己是出差，钱在包里。楚天浩回头的刹那，看见有人从车上拎出自己的旅行包。

拎包的人发现自己被看到了，慌了手脚，可还没等他进一步反应，楚天浩已经出手了。“哎呀……”对方挨了重重的一拳。

“哎，我说，人都快死了，你管是不管？”难为司机的后生转向了楚天浩，快没气的伤者也支吾地喊叫起来。

楚天浩回头的刹那，受伤者的眼睛裂开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缝隙，一双贼溜溜的目光射了出来。楚天浩什么都明白了，眼前的三人是敲诈出租车司机的无赖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他就势一脚，跟他纠缠的无赖猝不及防，捂着裆部大叫不止。

人们陆续围拢上来，偷包的借机制造混乱，“大家看了，撞了人，还要打人。”

“打的就是你。”楚天浩的暴性子又起来了，围观的人不明真相，一胖女人挤出人群，“嘿，仗你膀大腰圆欺负人咋的？撞了人还打人。”

“你看见了吗？少在这胡说八道。”楚天浩一肚子火气。

“没看见听见了，你才胡说八道呢。”

“那你的耳朵就长屁股上了。”

“呸。”胖女人猛地朝楚天浩吐了一口，司机挡在中间，被喷了一脸的唾沫星子。“告诉你个兔崽子，撞了人，天理难容。”

这时，警车赶到，人群闪开了一条道。“怎么回事？”警察跳下了车。

“哥哎，你醒醒……”两无赖装屈地扑在同伙身上。

“他们是在诈钱。”楚天浩说。

“把人撞了还有理，是他撞的。”胖女人指着楚天浩。

“你是司机？”警察问。

“俺是，俺开着车正要变道呢，他……”出租车司机凑上来。

“你呢？”

楚天浩看了胖女人一眼，“打车的。”

胖女人和在场的人顿时愣了。警察冲司机一瞪眼，“还不先送医院救人？”

“警察同志，我不放心他们，把钱给了我们，我送我哥。”无赖眼珠一转说。

“听见没有，先送人上医院。”警察提高嗓门，毫无商量的余地。

2

庄重的会议室，烟雾缭绕，北方正兴煤业局的领导正在研究下属厂矿的干部任免问题。

党委康书记坐在正中位置，语气平缓地讲话，“刚才，组织部门介绍了大窑、九沟两矿新领导班子的组成情况。下面，我们讨论光华机械厂的人事问题。娄局长，你先说吧。”

娄希盛是分管光华的副局长，41岁，他的年龄决定了他说话的分量。他欠了欠身，迎着康书记的目光谦和地笑笑，“康书记，光华的情况我和组织部的同志碰过了，还是让他们先讲吧。”

康书记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侧，组织部管部长已领会了意思，“3月31日我们对光华机械厂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考察，总的感觉是，班子团结协作，具有改革精神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在秀水市的投资项目上，改革意识强，成绩显著，堪称我局合作发展的一个窗口。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莫永洛厂长到了退休年龄，需要有人接替他的岗位。”管部长稍稍停顿了一下，以引起在场领导的注意，“第一副厂长郑荫伟文化程度大学，现年31岁，善于维护内部团结，工作踏实，具备全面领导光华工作的能力。老厂长莫永洛也积极推荐他接替自己。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参与了企业各方面的工作，熟



悉内外情况，上到新岗位后，不至于造成企业大的波动，有利于维护光华这个多年的先进典型，特别是对保持目前企业对外发展的良好势头十分关键。”

康书记点点头，“姜局长，在你的一亩三分田上，你再说说看。”

“管部长介绍的比较全面了。郑荫伟这个年轻人一个突出特点是极善于协调配合，不喜欢表现自己。要说他是第一副厂长，老厂长外出的时候，完全可以直接向我汇报工作。可我发现他每次跟我谈问题，一定都是和莫永洛厂长提前通过气的。更为突出的是在秀水市合作项目的问题上，他和莫永洛的观点高度一致，并且出了许多的好点子。”姜希盛说话的语调语速比平时缓了一些，这是对自己所阐述的问题的一种力量提升。

“姜局长，你意思很明白嘛，这个郑荫伟经过锻炼，已经学有所成，到了能够支撑门户的时候了。”康书记直截了当地说，在场的领导也都心领神会地笑笑。

“康书记，现在还不能完全这么说，我还想听听你和各位领导的意思，请大家共同为光华把把关，选个好的掌门人。”姜希盛此时不会就势应声的，他还需要做出一些姿态，这是这类企业决策的一种程式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，正如同女人在认可男人的接触时，总要有个半推半就的过程。

“那是，你姜局长一家之言，毕竟有王婆卖瓜之嫌。大家把手下的高手能人再推荐推荐。”

“光华的改革意识和动作是有目共睹，你提出的人我没意见。”说话的是童局长，在姜希盛当副局长前，分管光华，现在等于姜希盛拿走他的一块权力，心里总是不大舒服的。

“童局长，光华的今天是局党政的正确决策，也有你一份功劳。我呢，只能算个张罗场子的把式。”姜希盛知道童局长的心病，他不愿意与对方树敌，但也不能听任不利于自己的杂音，他很巧妙地把事情抬到了一个政治高度，让一切心存不正的念头望而生畏。

此时，姜希盛的秘书小睢进来，他沿着墙角走到姜希盛跟前，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。

“康书记，有个紧急事情，我说句话就来。”姜希盛起身。

“当心我们研究出攻擂的妙计。”康书记开玩笑地说。

“那我求之不得了。”姜希盛走出了门。

“姜局长。”光华机械厂厂长莫永洛紧随姜希盛进了办公室。

“长话短说，正开着党委会呢。”姜希盛坐进椅子。

“姜局长，秀水市出，出事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秀水市，焦总，他，他跑了。”莫永洛硬着头皮说。

姜希盛“呼”地站起来，“你说清楚点。”

“哦，刚才接到电话，说，与我们合作的远大能源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焦文祺带着两千万跑了。”事情突然得让姜希盛不敢相信，莫永洛莫吞吐着，“已经三天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是秀水市政府洪秘书长打的电话。”



娄希盛一下瘫倒在椅子上，他闭着眼，指向莫永洛的手不住地抖动，“你马上前往秀水市，把情况给我弄个水落石出。”

“噢，我安排安排就走。”

“不，马上就走。不，是立刻。”莫永洛出门的一刻，又被娄希盛喊住，“切记，眼下千万不能声张。”

刚才还值得炫耀和骄傲的资本，顿时演变成一场梦魇，或是一种灾难。娄希盛想着如何摆脱这个麻烦，可这又谈何容易？莫永洛是项目的具体实施人，应该为此承担责任，可他马上要退了，那他的继任者绝不能再秉承他的意志了，郑荫伟是一个和项目有瓜葛的人，他上去了人们会把他、莫永洛和自己串起葫芦。如果选用新人，项目的失败是个别人的操作问题。对，他娄希盛的角色是宏观领导，他所看重和把握的该是一个干部的改革精神和能力，而不是具体事情的继承和延续，这应该是他目前应表现出的形象和态度。娄希盛的目光停留在桌上的一份停薪留职申请书上。

尊敬的领导：

我一直以来都想到基层做些具体工作，几次申请未能如愿。我知道领导是想把我留在身边，这样好进步快些。可我知道自己的性情，是个坐不住办公室的人，恰赶上同学约我去秀水市帮忙，自己也很想走出去尝试一下。

不知天高地厚的楚天浩

娄希盛眼睛一亮，缓缓站起身。

娄希盛走进会议室时，康书记正在讲话，“现在，大家讲起改革来都是津津有味，可我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的文章，如果真正按改革的要求衡量我们的工作，差距还大得很呢。特别是遇到自己的利益和改革的需要发生冲突时，考虑的往往是自己的利益，舍的是改革的大局。光华机械厂的做法就不同了，在大家还在前怕狼后怕虎、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走出去，和经济特区的发展并驾齐驱了。”康书记看了眼旁边的娄希盛，信任道，“你们既然迈开了步子，我就给你们放权，当然了责任也给过去，干好干坏就看你娄局长的本事了。”

“康书记，你放心，干不好你撤了我。”娄希盛的话只不过是下级对上级的一种表态，是没有实质意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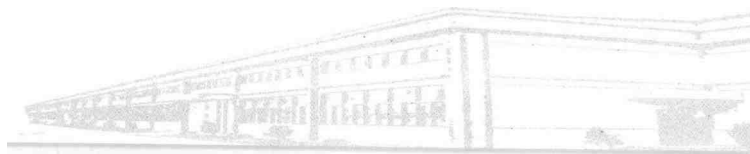
“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好。我也给你吃个定心丸，只要是为了改革和发展，有了成绩是你们的，出了问题我担着。”康书记满意地说。

“康书记，谢谢你和大家的理解和支持。”娄希盛满含情感继续道，“这些天，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些问题，光华在发达城市设了一个窗口，这个举动在我们的企业的确不算小。可是真正要把窗口开好，却不容易。我的压力大，光华的领导担子更重。如果说莫永洛厂长迈出的第一步靠的是勇气，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步、第三步需要的是改革的眼光和能力。从这一点上讲，郑荫伟在顺应改革趋势，配合莫永洛开展工作上是不错的，但要说到突破莫永洛厂长的思路再上一个台阶，光华由内而外对旧的体制和模式进行彻底的变革，他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啊。”

国正
干部

GUOZHIGANBU

5



康书记听出了姜希盛话中的意思，其他的人也感到意外和惊讶。

姜希盛目光深沉，他将楚天浩的辞职申请递到康书记手里，“我认为新的厂长需要的是比前任更大的改革决心和思路，更高的知识水准和管理能力。康书记，楚天浩同志的辞职申请我看了，感叹很多，一个颇有前途的年轻人敢于放弃国企的条件环境，下海去干个体，这种决心不容易啊！这样的人才我们如果留不住，我们还谈什么改革，谈什么人才。所以，我认为应大胆起用楚天浩，检验一下他的能力，到底是夸夸其谈，还是确有真才实学。”

会议室异常安静，人们都在思索着。康书记看完辞职申请，放到一旁的茶几上。“谭主任，你把楚天浩的情况讲讲。”

“康书记，楚天浩可能，可能已经走了。”政研室谭主任是列席会议的，坐在后排。“说是今天的飞机。康书记，我做过好些工作，说领导很赏识他，可他拗着性子偏要出去闯荡。”

“康书记，历史上正因为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，才成就了汉高祖刘邦的基业，我们虽不能大言不惭地自比萧何，但至少不能眼见有这么个敢想敢下的同志弃之不用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改革时期，用错了干部是我们的失职，那么埋没人才更是我们的失职。”姜希盛表现出了一种勇气，尽管这种勇气是别有动机的，但此时是无人能够洞察的，相反，他促使康书记下定了最后的决心。

窗外传来一阵的雷声，会议室里暗下来。管部长扭亮了灯，光明使康书记神采飞扬，“同志们，老天也在考验我们的勇气和决心了。姜局长，还有这么一句话，‘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’。阵我来坐，戏演好演砸交给你了。”

3

医院门诊办公室，苗惠玲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瓢泼大雨沉思着。作为楚天浩的妻子，她太了解丈夫的个性了，以至有时候都不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。楚天浩认定要做理想中的大事业，她是拦阻不了的。再说她也并不是一个碎嘴的小女人，不喜欢喋喋不休。

药房护士郝春香推门进来，“哟，苗大夫，琢磨啥呢？敢情你这没值钱的东西，有的话，一百回都丢了。”郝春香是个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女人，加上是莫永洛厂长的儿媳妇，所以说话做事又多了几分优越感。“给开两个方子，龙胆泄肝丸。”

“不舒服了？”

“瞧我像吗？苗大夫，药房进来了人参膏补剂，你要不要，要就再多开个方子，写驴胶补血丸。”郝春香神秘地说。

“你是怕我不烧心吧？”

“瞧你说的，给别人也成啊，那是份人情。不过，你用不着。男人有出息，有才气，坐等着时来运转就是了。不像我，生就的操心的命，管大管小还管老。这不，公公马上退了，你不孝敬行吗？”郝春香这种女人喜欢叨叨，可她不喜欢和自己同类型的人说事，也许这是家里有点背景的女人的特点，管不住自个的嘴，可还不愿意别人给她翻闲话、道不是。

“还需要什么？”苗惠玲低头开方。



“不需要了。”郝春香向门口瞟了眼，“苗大夫，这李代桃僵的事，你可千万别跟旁人讲噢。”

“郝护士，你要是信不过我，就找别人吧。”企业医院的这类行风人所共知，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的。对于苗惠玲而言，不贪这种便宜已经是很不错了。

“苗大夫，你别生气，怪我不会说话。”

“不过，我可跟你说，是药三分毒，这东西用得不合适，对人可不好啊。”

“知道……”郝春香不在乎地说。

这时，一个护士匆匆进来，“苗大夫，我们主任请你去会诊呢。”

窗外电闪雷鸣，医护室内气氛沉闷。

“警察同志，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事，换乘出租去飞机场。可我看不惯光天化日下，老实巴交的人遭人敲诈。”楚天浩不卑不亢地说。

两个警察看着飞机票，交换了下眼神，“楚天浩同志，我们有些冤枉你了，如果没有什么情况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“警察同志，事已至此，我不愿无果而去。”

此时，急诊主任带着苗惠玲进来，“警察同志，有些情况得向你们反映一下。”

“能配合一下吗？”警察说。楚天浩看了眼吃惊的苗惠玲，转身而出。

“刚才我们几个主治医生对病人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，从皮肤和骨骼情况看，没有明显的创伤痕迹，大脑和内脏也无明显的损伤。”急诊主任把片子插到显示屏下，“你们看，除了病人头上曾经受过伤愈合的痕迹外，没有别的问题。”

“那病人现在的情况如何？”警察问。

“这也是我们的疑问，病人神志不清，甚至出现了一些昏迷症状。”

“医疗检查的情况非常正常，而病人的状态却不好的情况有没有？”警察问。

“有是有的，极个别的病例。”

“最近的警情通报中，有借交通事故敲诈勒索的事情，这会不会也是一起动机不纯的交通事故呢？”另一名警察插话道。

“应该把派出所搞刑侦的叫来，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案情。”

“我有个主意，不知能不能试试？”苗惠玲忽然道。

“哦，说说看。”警察说。

走廊里，上演着另一场戏。

“兄弟，咱商量个事，私了咋样？”无赖蹭到出租车司机跟前，“你给兄弟们一千块钱，我弟弟死活决不找你的麻烦。”

愁眉不展的司机眼睛亮了一下，又灰暗下来，“咱拿不出这些钱嘞。”

“看你也是个老实人，立个字据，过些日子也成嘛。”

“行，行嘞。”司机看到了希望，瞅瞅旁边一声不言的楚天浩。

“是桩好买卖，不觉得太便宜了。”楚天浩话语冰冷。

“你，你要怎么样？”无赖恼恨道。

“要是我，你做梦吧。”楚天浩没给对方一个正眼。

此时，警察、急诊室主任和苗惠玲走出来，“你们是家属吧，病人情况危急，必须立即实施开颅手术，需要你们签个字。”

“我们不做手术，私了就行。”两无赖胆怯了。

“不行！人命关天的事，由不得你们闹腾。”警察虎起了脸。

“我们不签字，你们凭什么开刀？”一个无赖壮着胆子说。

“现在救人是第一的，给你们几分钟考虑，想清楚了，有了意外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。”说完，几人走进了手术间。

手术室里，情况看着更是恐怖。“受伤者”的半个脑袋被小护士刺了个铮明瓦亮，他把大夫们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主任，他的朋友代家属签了字，允许进行脑手术。”苗惠玲说。

“开始吧。”警察穿着白大褂捂着口罩。

护士手里硕大的针管晃动着，刀子剪子闪着银光，“受伤者”的手不停颤动着，他的精神开始崩溃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。忽然，“受伤者”歇斯底里地大叫着从床上跃起，“我不手术！我不手术！”

在场的人全都明白了。

雨还在不停地下着，乔装散步的两个无赖使了个眼色，窜入了雨中。

“想跑？”楚天浩跟了出来。

“你他妈的逼人太甚，找死呀。”

“我倒要看看谁先死。”楚天浩挡在对方前面。

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和你拼了。”无赖“啪”地亮出一柄弹簧刀。

“捅他，捅他。”另一个无赖也疯狂了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两个警察赶出来，跑得慢的一个被制服了，腿快的一个侥幸脱逃。“跑了和尚，跑不了庙，有一个，那个是迟早的事。”警察在无赖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。

“下雨天留客天，老天的意思你不能不服从吧？”苗惠玲望着浑身湿淋淋的楚天浩，不无奚落地说。

“这雨来的是时候，一准把飞机都截住了。”楚天浩半开玩笑地说。

“为什么你就不能听我一句话？这么大的单位，这么多的人都能活下去，怎么就不安分？”苗惠玲说出了堵在心口的话。

楚天浩沉吟半晌，说：“别争了，憋在机关里，我受不了。”

“你考虑我和孩子了吗？”

“现在家里又没啥大事干，有情况我会及时赶回来的。”在楚天浩的心目中，家事与他无缘。这就是中国男人，两千年根深蒂固的思想绝对不会在一次改朝换代，或者体制变化中可以改变的。

“在你眼里，洗碗、刷锅、养孩子是小事，就该由着女人来做。”苗惠玲简直哭笑不得。

“我不是这意思。”楚天浩自己也解释不清了。承认吧，明明是错误的；不承认吧，自己原本就是这么看待问题的。



“用不着辩解了，你好好干你想象中的大事吧。”

“大哥，警察说俺没事了，俺送你上机场吧。”出租车司机莽撞地跑过来。

“不错，还有个就伴的。”苗惠玲藐视地说。

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”楚天浩强撑着笑脸。

“对，对，俺爹就让俺记下这话嘞。”

苗惠玲还能说什么呢？她转身而去。

“惠玲……”楚天浩望着妻子身影，喊了一声。苗惠玲没有回头，她不愿意让男人看到自己的眼泪。

①

机场大厅内灯火通明，因飞机晚点的人们焦急地等待着。广播里播出了消息，“乘坐 K-247 航班前往秀水市的楚天浩旅客，请到第二候机通道，有人找，有人找。”

“谭主任。”莫永洛向翘首张望的政研室谭主任走来。

“莫厂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谭主任一愣。

“我去趟秀水市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怎么，我们政研室的楚天浩和你坐一趟航班？”谭主任把莫永洛拉向一边。

“没有呀，我一个人过来的，有什么事吗？”莫永洛有些疑惑。

“你还不知道吧？娄局长推荐他接你的班了。”谭主任小声道。

“不是说郑荫伟吗？”莫永洛一惊。

“临时变动的。”谭主任极其神秘。

“我得去找娄局长。”莫永洛慌了。

“莫厂长，你这不是……你的事情不办了？”谭主任一把拽住莫永洛。

莫永洛愣住了。此时，娄希盛的话回响在他耳畔，“你立即前往秀水市，搞明白真实情况。切记，任何人都不能说。”

“莫厂长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哦，对不起。我先走了。”莫永洛意识到了自己的莽撞，步履沉重地通过了安检。

谭主任像琢磨女人的心思一样琢磨着莫永洛，这时，秘书小睢匆匆过来，“主任，没找到。”

“这个楚天浩，也不知道唱的哪出戏。”习惯于深度思考的谭主任今天真遇上了难题。

虽是细雨霏霏，但天色已豁亮了许多。出租车箭一样飞驰在公路上，车内的楚天浩和司机已经熟络了。

出租车司机叫狗牛，刚从村里来，包了别人的出租车，想快些攒钱娶媳妇。“俺爹本不想让俺出来，可俺觉着在家没出息，看今天遇的事，出来闯荡可不是好玩的，真应了俺爹的一句话，‘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’。”

楚天浩看了下表，“狗牛，还得多久才能到机场？”

“哦，也就半点 20 分。”

“雨小了，天也要晴了。”楚天浩朝窗外看了看。



“大哥，你是唐僧西天取经，老天也得开眼。瞧俺的，再给这白龙马来点料。”狗牛猛踩一脚油门，车子“嗡嗡”了两声，却慢下来。

“怎么慢了？”

狗牛也毛了，使劲踩着油门，“这不要命嘛，俺可没得罪哪路神仙呀。”狗牛下了车，支起机盖，动了动机械，又上车重新发动马达。这回可好，车子“嗒嗒”地响，连发动都发动不起来了。“完了，完了。”狗牛跳下车，气急败坏地朝车子踹了几脚，“狗娘养的，欠揍，欠揍。”

“兄弟，犯不着，老天挡我一时，挡不了一世。你可不能委屈了吃饭的家伙。”楚天浩无奈地靠在车边。

雨停了，云压得很低。狗牛站在路边，想拦截过往的汽车，怎奈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，丝毫不愿理睬他。

“兄弟，别费工夫了，你把正方向，我推车。”楚天浩走过来。

“大哥，这咋行？”狗牛哭丧着脸。

“咋就不行，怕我没力气？跟你说吧，上山下乡那阵子，我就积攒下了赶牛车，驾马车的经验。”楚天浩笑了。

“咱今天要是不变这道，哪有这么多的事。”狗牛嘟囔着。

“兄弟，开车哪有不换挡，不变道的？走吧。”楚天浩宽慰道。

昏黄的机场上空，一架飞机腾空而去。睢秘书打开了车门，“主任，上车吧。”

谭主任望着阴沉沉的天空中，摇了摇头，钻进了轿车。今天的事太蹊跷了，他一肚子不快活。如今离开公家摊子单干的人不是没有，一个楚天浩有什么好留恋的，非要把他追回来。楚天浩是自己的手下，没有留住人已经是失误了，再找不回来人，不是显得自己太不关心人才，办事无能了吗？

睢秘书似乎窥出了谭主任的心思，“主任，你也尽心了，或许他躲着不想见咱们。”

“这个楚天浩就喜欢标新立异，尽做些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的事。”谭主任无意中瞥了一眼窗外，楚天浩推车的身影从旁边闪过。“停车，停车。”

冲出去的轿车缓缓地停下。睢秘书疑惑地问：“主任？”

谭主任并未答复，匆忙下了车，朝出租车走去。

狗牛失望地望着悠长的公路，忽然激动道：“大哥，快看，有人帮咱嘞。”

楚天浩直起身子，等谭主任快步走到跟前，两人都愣住了。

“主任。”

谭主任打量着一身泥水的楚天浩，“哈哈”大笑起来。

莫永洛办公室的一架永动仪在不停地晃动，他伸手控制住来回摆动的球体。敲门声传来，娄希盛松开手，永动仪又恢复了运动。“请进。”

楚天浩已脱了那件污秽不堪的风衣，但下半身的装束依然带着历经艰难险阻的痕迹。

“天浩，听你们谭主任讲，请回来你可不容易啊。”娄希盛一脸春风。

“娄局长，领导们这样对待我，我就是豁出命，也要把工作干好。”



“好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天浩啊，起用你，我是担着风险的。你要做不好工作，我这张脸可就没处放了。”

楚天浩站起来，“娄局长，我什么都明白。”

娄希盛示意楚天浩坐下，“有没有想法，准备怎么干？”

“娄局长，我还没有来得及细想，但根据以往掌握的情况，有一条是必须的，那就是深入下去，调查研究，努力在强化企业管理，提高产品质量上做文章。”娄希盛不苟言笑，摆摆手，楚天浩有些纳闷，眨了两下眼睛。

“光华的基础很好，如果是按部就班地做事，谁都能当这个厂长，我又有什么必要选你楚天浩呢？我是看准了你想做一番事业的决心，看好你与常人不同的想法和思维。”娄希盛说话的气势很夸张。

“娄局长，你的意思是？”

娄希盛踱着步道：“光华遇到了改革中的难题，这个难题有泰山压顶之势，你楚天浩的停薪留职报告在别人看来是超乎寻常的，我就想用你这超乎寻常的思维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。光华不仅是我們重视质量管理的老典型，更主要是改革开放走出去的新典型。这个典型的意义，不仅仅在于它成功还是失败，最关键的是它所具有的超前的思路 and 方向，创业的勇气和精神。”

楚天浩目不转睛注视着娄希盛，还是搞不懂他深刻道理背后的浅显意思。

“眼下对于你的头等大事，就是尽快处理好光华机械厂在秀水市的投资合作事宜。”娄希盛点到了正题。

楚天浩意识到了问题的重大，直言不讳道：“娄局长，秀水市的投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你很敏感，是不是有些担心和害怕了？”娄希盛来了个反问。

“娄局长，你能跟我说一下具体情况吗？”这就是楚天浩的个性，他不盲从任何人，只关心具体事。

“具体情况现在还难以说清，但是很严重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，打退堂鼓还来得及。”娄希盛被楚天浩问得有些毛了，坐回到椅子上。

“娄局长，作为一个刚上任的企业领导，我首先是按照正常企业管理方式来考虑问题的。你突然把事情说得如此沉重，我的确感到了压力，也意识到面对的可能是错综复杂的矛盾。”楚天浩解释说。

“哲学上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矛盾，矛盾贯穿事物发展的始终。同样，光华走出去的路子不会是一马平川的。”

“娄局长，你放心，我会迎难而上，努力去处理企业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。”楚天浩说得很客观。

“嗯，这样看待问题就有了积极的因素。对于一个改革者，往往享有的不仅是荣誉和光环，更多的该是对挫折和失败的承受力。”娄希盛这个时候不可能走马换将，他只能先这么认了，但他已意识到自己对楚天浩的了解还不够深，这个人能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图行事还是个未知数。

天色已晚，楚天浩儿子楚泽宇爬在墙上涂鸦。画面是飞机上坐着的一个人，朝地上的小孩招手。苗惠玲系着围裙，端着一盆水从厨房出来，“儿子，洗涮了。”

楚泽宇依然在专心自己的作品。“什么大作呀？”苗惠玲端详着。

楚泽宇指着飞机上的人，“妈妈，你猜这是谁？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爸爸。”楚泽宇又指地上的小人又道：“这是我。”

苗惠玲鼻子一酸，抱起儿子，“乖儿子，洗涮吧，明天还得上幼儿园呢。”

这时，电话铃响起来，苗惠玲起身去接听电话。

“喂，大哥。”狗牛在电话里没头没脑地喊。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噢，是嫂子嘞，我是狗牛。”狗牛兴奋道。

“狗牛？”

“是狗牛，嫂子，俺认得你，还见过你呢。”

苗惠玲一头雾水，忽然，她看见儿子把盆里的水扑腾了一地，慌忙道，“对不起，你找错了。”

电话是狗牛用街头上的公话打过去的，遭遇苗惠玲的拒绝，他好不痛快，“咋能错呢？不认得俺，是不想认俺吧？”

一旁守摊的老头笑了，“小伙子，你说对了，当嫂子喜欢小叔子的少。”

“俺找大哥，又不找嫂子，过阵子俺再打。”狗牛也是要强的脾气。

楚天浩回来的时候，苗惠玲正在里屋哄儿子睡觉。黑暗中，电话铃响了，他慌忙接起电话。

电话是狗牛打来的，“嫂子，我是狗牛，你咋就不认嘞？”

“狗牛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你大哥。”楚天浩听出来了。

“大哥，可找到你了。你出来一下哇，俺想见你。”

“你在这在哪？有事吗？”楚天浩问。

刚回来就又出去，楚天浩有些犹豫了，“哦，这会吗？”

“俺有事了。”狗牛很急迫。

楚天浩听狗牛说有事，不能不答应了。

苗惠玲听到屋外的声音，悄声而出，她被回来的楚天浩吓了一跳，身子发软地靠在门边。楚天浩打开灯，歉意地说自己是怕影响她母子俩睡觉。苗惠玲看着楚天浩又要匆匆出门，没好气地说，“你一天三变化，像个鬼魂似的，是要把我们吓出心脏病吧？”

“有点事，一会，马上回来。”楚天浩也觉得不好意思了。

“不用马上，能早上就不错了。”苗惠玲看穿了楚天浩，随嘴道。重新躺下后，苗惠玲心里跟乱麻似的，她想楚天浩为什么又回来了，是误飞机？不像。这么晚了能上哪呢，该不是又遇上了麻烦事？她后悔不该说刚才的重话。忽然，电话铃响起来，苗

惠玲以为是楚天浩打来的，她慌忙下地。

“楚厂长家吧？”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。

“什么？”苗惠玲不知如何回答。

来电话的是光华机械厂副厂长郑荫伟，他已经从厂长莫永洛那里得到了企业的人事变动情况，虽然心中不快，可不能表现出来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他犹豫再三还是打来了电话，“哦，我有事请示楚厂长。”

苗惠玲觉得好笑，“请问你找谁？”

在郑荫伟的生活中，自己工作上的事情是绝对离不开老婆的体贴和关爱的，甚至说是两人共同智慧的结晶，出谋划策、协调关系、分享苦乐。以他考虑问题的方式，不会相信楚天浩的老婆不知道自己男人升迁的事，这种装傻充愣就像女人不喜欢谈男欢女爱的事情一样，都是故意装出来的。“哦，是我们早已盼望的楚厂长。”

苗惠玲真被搞糊涂了，“你说清楚一点好吗？”

“是楚天浩，楚厂长。”

“楚天浩不在家，他也不是厂长，你一定弄错了。”

郑荫伟好不来气，可他忍住了，“哦，是嫂子吧？没错的。楚厂长来到我们厂，是全厂职工的骄傲和光荣，我先向他表示祝贺，楚厂长回来后，请您一定转达我的意思，我是他的助手叫郑荫伟。”

苗惠玲机械地放下电话，她感到脑袋一阵发蒙。

狗牛的父亲来了城里，知道儿子发生的事情，说啥也要当面感谢楚天浩。在狗牛同乡的吉祥小酒馆，老人惊喜地见到了楚天浩，“他兄弟，谢谢你嘞！”

“大爷，狗牛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”楚天浩也一片诚心。

“大哥，俺碰上你，是祖坟上插了香，前世积了德。狗牛敬你了。”狗牛恭敬地向楚天浩敬酒。

“狗牛，这话可大了，咱兄弟俩认识，那是缘分。”

“他兄弟，狗牛没说错。人常说，三辈好德性，出门遇贵人。你就是咱狗牛的贵人。”狗牛爹说。

“要说贵人呢，你老就是我的贵人。要没有今天这桩事，我哪能遇上你老人家呢？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狗牛爹文化不高，他把顺着楚天浩说话当作了尊敬。

“爹，你咋说话呢？说来说去不是咱谢俺大哥了，倒成了他谢咱了。”狗牛拽了父亲一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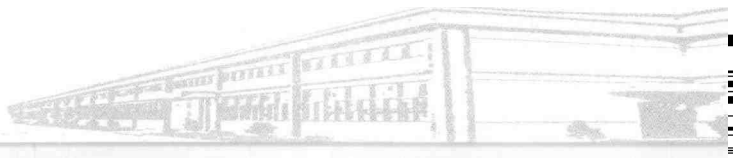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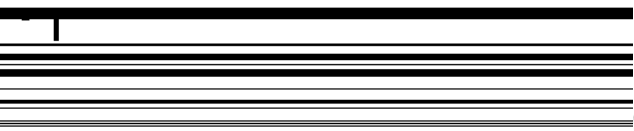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不，可不是吗？”老人说着又往起站。

“大爷，你就别忙乎了，咱现在是一家人，再客气就见外了。”楚天浩按住老人，“大爷，家里好吧？”

“好、好，去年收成不错。这不，我顺便给狗牛带了些小米、玉茭面，还有黄豆。”老人来了兴趣，忽然，他朝狗牛头上擦了一掌，“你小子，咋就忘了提醒俺，给你大哥也带些嘛。”

“爹，这不是让您老人家催赶的嘛，回头俺专门给大哥送去。”

楚天浩高兴了，“大爷，这好东西我可不推辞。”



一张小酒桌前，三人快活着喝到了黎明时分。

楚天浩怎么也想不到，苗惠玲也是一夜无眠。她刚迷糊着，电话铃又响了。

“哦，是天浩家吧。”对方显得非常熟络。

“是，请问你是哪里？”

“哦，是楚天浩爱人吧？我是莫永洛，光华机械厂原来的厂长，天浩在家吗？”

“莫厂长，他不在。”

“噢，这么晚还没有回呢，和我那阵子一样。没什么事情，我现在还在外地。这不，刚把接力棒交给了天浩厂长，提前向他道个喜。”

“他回来后，我一定转告。”苗惠玲放了电话，重新回到床上。就这样她不知接了多少个祝贺电话。后半夜了，苗惠玲好不容易有了睡意，电话又来了。

“楚天浩同志家吗？”

“他不在。”苗惠玲有气无力道。

“我是派出所啊。有这么一回事，今天，我们破获了一起团伙敲诈案。楚天浩同志起了很关键的作用，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表示感谢，他就走了。明天我们准备到他单位一趟，一来表示谢意，二来有些情况再落实一下。他只留了个家里的电话号码，没有留具体工作单位，你能告诉我一下吗？”

苗惠玲犹豫了一下说：“哦，我也是刚听说，他好像刚调到光华机械厂。”

“好像？你能问他一下吗？这事我刚想起来，一早还得给领导汇报呢。”

“可，可他到现在没有回来。”

“哦，没关系，今我值班，明天再落实吧。”

苗惠玲扔下电话，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。这就是楚天浩的工作吗？她没有一点心理准备，更没心思把这些虚伪的问候向他转达，并要求他逐一回复。其实她真的错了，这些虽不是楚天浩工作的应有内容，却是和他的工作、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规则。在这个规则中，她本人也是一个重要成分，需要她来为他补充，为他完善，违背规则就会被孤立和排挤。苗惠玲不能参悟其中道理，也就埋下了她和楚天浩矛盾加深的根源，同时，也注定了楚天浩走的路异常艰辛和困难。

⑥

风雨之后，天空晴朗，新的一天来临了。

两个巡逻的警察驾驶着一辆摩托车，穿行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。这时，民警的对讲机传来指示，要两人到光华机械厂了解一下，看有没有一个叫楚天浩的人。

“头儿，看样子是有案子了。它光华厂不自以为是个大单位，不买你的账吗？这回有它的好看了。”驾驶摩托车的警察乐了。

坐在后面的警察是分管光华的片警，姓孟，一天前他刚和厂里发生纠葛，“它再大也是企业，咱可是政府，它不想认也得认。”

“就是，强龙不压地头蛇呢，咱公事公办就把它办住了。”摩托车仿佛增加了骄傲的动力，急转而去。

